

獨幕話劇

虎食

中國戲劇家协会編輯

杜 烽 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虎 食

〔独 幕 話 劇〕

杜 烽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春。

地點：某濱海城市的公園里。

人物：胡 雷 徐永清

女 人 男 人

公安人員 公安戰士

公園的一角。

一排欄杆橫貫舞台。欄杆的后面，是一汪碧綠的湖水，在陽光下閃爍着魚鱗似的波紋。再往后看是湖的對岸：嫩綠的樹叢中夾雜着五顏六色的花朵，象塊鮮豔多彩的綢緞，披在一座平地隆起的土山上；山的上下四周，尚有不少供人休息游覽的建築物。這一切非常象一幅水彩風景畫。

欄杆的前面，正中是一張供游人休息坐用的露椅；左邊是一棵粗大的垂柳，樹幹上貼着一張異常醒目的“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！”的大字標語；右邊是一株鮮花盛開的桃樹，對對蝴蝶圍着它飛舞，成羣蜜蜂圍着它嗡嗡。

〔幕拉開了：百鳥齊鳴，歌聲蕩漾。在這春景如畫的公園里，人們歡度着星期天的假日。〕

一個手提黑色公文皮包的軍人，圍繞着露椅徘徊。他不時地向右方張望，顯然是在等什麼人來。

這個軍人叫胡雷，年約三十多歲，一雙大眼總是流露着一種自負不凡的神色。

胡 雷：（看了看手表）怎麼搞的，還不到一點三十！

〔一個身着藍色毛嗶嘰幹部服的男人——約有四十來歲，戴着一付黑框眼鏡，言談舉動頗有些老幹部的派頭，——腋下夾着一個公文皮包（同胡雷手中提的皮包一模一樣），從左邊走來。〕

胡 雷：勞駕，你的表幾點啦？

男 人：（走近胡雷，看表）一點十五。

胡 雷：你的表不慢吧？

男 人：可能快一兩分鐘。（注意地看了一眼胡雷的公文皮包，向右邊走去）

〔胡雷向右方看了一眼，回身坐在露椅上，掏出一張女人的照片來看，滿面呈現得意之色。〕

〔從右邊走上來一個軍人——他叫徐永清，年紀同胡雷不相上下，一雙細長明亮的眼睛，永遠流露着一種謙虛、沉思的神色，——一邊悠閑地走着，一邊觀看着身邊的景色。〕

胡 雷：（端詳着來人，站起來迎上前去。猶豫地）哎？

徐永清：(愕然) 嗯？——(站在胡雷对面)

胡 雷：(努力地注視对方) 你？——

徐永清：我？——

胡 雷：你？——我認識你！

徐永清：(笑) 就是叫不出名字來？

胡 雷：对哩！我这腦袋不大好使。

徐永清：我叫徐永清。你……

胡 雷：(搶上前攔住徐的双手，沒命地搖來搖去) 我的老伙計！
——你还活着呀！

徐永清：可能是沒有死！——你——

胡 雷：我都得了想思病啦！

徐永清：請你原諒！你到底是……

胡 雷：怎麼！哭了半天你還沒有鬧清是誰死啦？——我是
十年前跟你一起吃樹葉、一起鑽地道的胡雷！

徐永清：(搶上前握住胡的双手) 是你呀！——再也沒有想到……

胡 雷：是嘛，再也沒有想到在這兒遭遇啦！

徐永清：咱們坐下來痛痛快快地談一談。

胡 雷：這还用說嘛！——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買點吃的。(向左边匆匆下)

徐永清：(回身到露椅前，拿起胡雷丢下的公文皮包) 這同志！
還是這樣丟三拉四的。(把公文皮包坐在屁股底下) 看
他還會想起來不！

「胡雷手捧不少水果、糖果等食物匆匆返回。

胡 雷：今天是双喜臨門！

徐永清：哪双喜呀？

胡 雷：一喜是碰到了你；另外一喜嘛——（得意地一笑）暫時保密！（把吃食放在露椅上）

徐永清：這麼說你是个“保密模范”嘍！

胡 雷：別着急，一點三十向你公開这一“秘密”！（拿糖果給徐）先請你吃塊糖！——你看我怎麼樣，有沒有变化？

徐永清：变得我都不敢認啦！

胡 雷：胖啦！是不是？——咱們分開以后你到哪兒去啦？

徐永清：離開華北，到了东北，做了一個時期地方工作；大軍進關的時候，我又來了个二次參軍；解放了平津，过黄河，渡長江，一直打到海南島；回头又到廣西剿了一陣子土匪；抗美援朝……

胡 雷：你算是開了眼啦！我老也沒有離開華北，去年才調到这里來。如今我改行玩炮啦。

徐永清：這麼說你現在是“戰爭之神”啦！

胡 雷：將就材料唄！——你如今在哪兒工作？

徐永清：剛从学校出來，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。

胡 雷：哎！你老兄關了个什麼級？

徐永清：准团級。

胡 雷：准团級？

徐永清：是呀，我也覺得評高啦。

胡 雷：評高啦！——你还記得刘德才吧？

徐永清：刘德才？

胡 雷：你忘啦？——他入党还是咱們倆介紹的。如今人家是副团級幹部，咱們是越老越落后啦！

徐永清：的確是这样！如果按照現代化的需要，把我放在營里工作都会感到吃力。

胡 雷：（不以为然）也許是这样吧！——到我們那兒去住幾天吧？

徐永清：你們住在市里嗎？

胡 雷：我們在守海防。我來軍里開了幾天会，今天剛剛結束，趕六點鐘的車回去。——哎！皮包哪？

徐永清：什麼皮包？

胡 雷：（站起尋找）裝公文的皮包！

徐永清：里边沒有裝着重要文件吧？

胡 雷：（有些發慌）怎麼會沒有哪！

徐永清：也許你沒有帶來吧？

胡 雷：人家約我一點三十在這兒見面，玩一會兒就送我上車站，我怎麼能不帶皮包來哪！

徐永清：誰約你到这里來見面？

胡 雷：（煩躁地）別問啦！快起來幫我找找吧！

徐永清：誰知道你乱扔到哪兒去啦？（站起，露出公文皮包）

胡 雷：（指着皮包）那是你的皮包嗎？

徐永清：（拿起皮包）我帶沒有帶皮包來呀？

胡 雷：難道你連自己的皮包都不認識！（從徐手中奪過皮包，打開來看）這就是我的。——你這家伙！真夠馬虎啦！

徐永清：我馬虎！

胡 雷：你不馬虎，帶沒有帶皮包來都不知道？

徐永清：如果我帶來的話，大概不會到處亂丟。

胡 雷：老伙計！這是因為看見你太高兴的緣故！

徐永清：（嚴肅地）老胡！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！聽說最近敵特在我們海防綫上很活躍，尤其對於我們這些玩槍炮的人，特別感到興趣，稍不留心，就可能叫特務鑽了空子。

胡 雷：是呀，我們應當隨時隨地提高警惕！（走到右邊張望）

徐永清：你看什麼？

胡 雷：（回身看了看表）你的表是不是一點二十五？

徐永清：（看表）一點二十五。

胡 雷：再待五分鐘，我給你介紹一個人。

徐永清：誰？

胡 雷：（得意地一笑）我的——愛人！

徐永清：這個用不着你介紹。

胡 雷：怎麼！難道你認識她？

徐永清：不光是認識，連你們是怎麼愛上的，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

胡 雷：我不大相信。——你說我們是怎麼愛上的？

徐永清：你听着！——一九四三年冬天，日寇向邊區進行“掃蕩”，我們的部隊轉到敵後打擊敵人。……

胡 雷：（嘆噏一笑）你扯到哪兒去啦！

徐永清：馬上就到正題。——在打宋莊炮樓的時候，你負了重傷，“堅壁”在一個女共產黨員的家里。這個女黨員是個十八歲的姑娘，給你燒水、做飯、端屎、端尿，白天黑夜地伺候着，一直到你把傷養好。有一次漢奸領着鬼子來搜查，把她打了個死去活來，最後用刺刀比住前心窩，叫她承認你是八路軍，可是她一口咬定說你是她的男人！……

胡 雷：（不自然地）那時候我們不過是軍民關係。

徐永清：這正說明她的偉大。——日本投降以後，在你連續“進攻”之下，終於結束了你們的軍民關係，開始了美滿的夫妻生活。

胡 雷：這都是由於年輕，一時感情沖動……（轉移話題）聽說你那位也是一個農村婦女？

徐永清：（難過地）已經死去兩年啦。

胡 雷：那麼新嫂子一定很年輕，很漂亮啦！

徐永清：這兩年跟書本談了戀愛，沒有顧得上給你找新嫂子。

胡 雷：主要是沒有碰到年輕漂亮的女人，對不對？

徐永清：漂亮不漂亮倒不是主要問題，只要忠誠老實，政治上可靠就行。

胡 雷：（一笑）恐怕不是心里的話吧！——老婆嘛，必須使丈夫看着順眼，拿出手去不叫人笑話。政治條件是可以改造的。常說的話：大勢所趨，人心所向嘛。長相不順眼，可是一輩子的膩歪！

徐永清：（笑而不語）

胡 雷：你笑什麼？

徐永清：你叫我想起一個人來。

胡 雷：誰？

徐永清：蘇振國。

胡 雷：蘇振國是誰？

徐永清：你不認識蘇振國？咱們當排長的時候，他在團部當參謀，現在廣州海軍部隊工作。

胡 雷：不記得這個人啦。

徐永清：今年春節我們到廣州參觀演習，一下車我就碰見了他。他說他正在談戀愛，對象既年輕，又漂亮，並且還是個高中學生，非常得意地對我夸了半天。當我們要離開廣州的時候，又碰見了他，我問他到什麼時候結婚，他垂頭喪氣地說：愛人叫他一句話給問跑啦。

胡 雷：怎麼回事？

徐永清：正在他們火熱的時候，蘇振國發覺一個問題：每一次談話女的總是繞着圈子打聽部隊情況。……

胡 雷：好奇唄！

徐永清：也許是好奇，可是蘇振國還是憋不住地追問了一句：“為什麼你對這些事情特別感到興趣哪？”這一問不要緊，把一個既年輕又漂亮的爱人問得一去不復返啦。

胡 雷：這叫自作自受。誰叫他隨便懷疑人來！

徐永清：是呀！可能是懷疑錯啦；但是，也可能是懷疑對啦。

胡 雷：（笑了笑）听你这口气，象是已經知道我打了光杆啦！

徐永清：（愕然）怎麼！——你爱人也……

胡 雷：人家嫌咱落后，把咱給甩啦！

徐永清：（注視胡，沉默少時）這麼說是你把她甩啦！

胡 雷：我不否認她是一個好同志，好黨員，但不是一個好老婆。

徐永清：因為她是“土包子”，現在又老啦，不順你的眼，拿不出手去，是不是？

胡 雷：老兄！離婚是她提出來的，並且還向黨委告了我一狀，叫大伙集中火力把我鬥爭了一頓。

徐永清：我相信大伙沒有冤枉了你。

胡 雷：請你也相信我，經過黨的教育，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錯誤。——這次結婚以後，保證夫妻和美，決不再鬧離婚。

徐永清：這麼說你馬上又要結婚啦？

胡 雷：看情形不會有什麼問題。（掏出照片給徐永清）請你先看看照片吧。

徐永清：（边說边接照片）約你到这兒來的就是她？

胡 雷：（活躍起來）对嘍！为了欢送我，約我來逛公園，然后親自送我上車站。

徐永清：（注視照片）這麼說是一位女戰士？

胡 雷：对啦！原來在志願軍沈陽部工作，如今剛从朝鮮轉業回來。

徐永清：剛从朝鮮轉業回來！——沈陽部去年就回來啦。

胡 雷：一定是沒有隨部隊一塊回來。

徐永清：她是本市人嗎？

胡 雷：不是。她到这里來考大學。

徐永清：到这里來考大學？——為什麼不到北京去考大學？
北京大學又多，沈陽部住的地方离北京又很近。

胡 雷：这里有她一家親戚，如今她就住在親戚家里。

徐永清：你到她親戚家里去過嗎？

胡 雷：老兄！請你再把照片仔細看看，看看人家胸脯上挂的什麼？

徐永清：（看照片）象是兩個紀念章？

胡 雷：一个是祖國人民贈給的抗美援朝紀念章，另一个是朝鮮政府發給的軍功章。

徐永清：這麼說是一位抗美援朝的女英雄啦！

胡 雷：不光是一位女英雄，而且还是一位中國共產黨的女黨員。並且還在戰場上負過傷、流過血。——怎麼樣，政治方面可靠不？

徐永清：我什麼時候說過不可靠來？

胡 雷：請她給你介紹一個吧？

徐永清：我先謝謝。——她是誰給你介紹的？

胡 雷：自從離婚以後，我就變成一個臭人啦，誰肯給我介紹。這次來軍里開會，在火車上認識的。

徐永清：這麼說是“一見鍾情”啦！

胡 雷：（洋洋自得地）誰說的話：“千里姻緣一線牽”嘛！——這幾天開會，一散會就來找我，簡直是一團火，別提多熱情啦！現在必須抓緊戰機，連續進攻，來一個速戰速決，免得夜長夢多。一會兒等她來啦，我打算給她個突然襲擊——要求馬上訂婚。希望你替我出把力。（看表）哎呀！時間已經過啦。（站起向右方張望，轉身向徐）來啦！你務必在她面前替我吹打幾句，千万不要“哪把壺不開專提哪把壺”！

徐永清：（笑）你先告訴我吧，你的哪把壺不開？

胡 雷：（轉身向右方看了一眼，回身低聲地）暫時先別告訴她我有小孩。

徐永清：你有小孩！男的還是女的？

胡 雷：男女全是一樣，女同志最膩歪這個。（剛轉過身去急忙轉回）還有，我的歲數……

徐永清：我知道，你比我大兩歲，今年三十五。

胡 雷：不是三十五，是三十。

徐永清：你怎麼啦？我記得……

胡 雷：（着急地）你怎麼越說越胡塗啦！我說是三十，你就說是三十。

女 人：（边說边上）一般的說，不是三十，是三十五。

胡 雷：（愕然）怎麼！——你已經調查過啦？

〔女人身着一套發了白的舊軍服，右肩挂着一个裝有東西的軍用挎包。胸前沒有符号，只閃耀着兩個獎章——“抗美援朝紀念章”和“軍功章”。儼然是一位久經鍛煉的女戰士。

〔她約有二十五、六歲，長相不能說不美：高高的個兒，細細的腰兒。不大不小的腦袋，左右拖着兩條濃黑的小辮兒。瓜子形的臉龐兒，十分白淨。兩道修飾過的彎彎的眉毛下邊，嵌着一雙圓大的眼睛，總是保持着一种穩重、大方、和藹、斯文的樣子，給人以可敬可親的感覺。當她認為需要的時候，馬上會使出一套媚人的表情，給人以輕佻的賣弄姿色的感覺。

女 人：我剛跟廣播電台對過，現在是一點三十五分整。

徐永清：（向胡雷）對於她說的三十五，大概你是同意的。

女 人：（注視徐永清）這位同志——

胡 雷：（急忙站在二人中間）我來給你們介紹。這是徐永清同志，我的老伙計。他最了解……

女 人：一看就知道是位勞苦功高、身經百戰的老革命。（上前同徐握手）我叫蘇華，剛從咱們部隊上轉業，到這兒來準備考大學。一般的說難以考上。

徐永清：沒有問題，一定會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！

胡 雷：拿出你在朝鮮戰場克服困難的精神來！

徐永清：（向女人）請坐吧。

女 人：（坐在露椅上，感慨系之）祖國的变化，簡直是天翻地覆！当我跨過鴨綠江，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候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兩眼淚汪汪地喊了一聲：“祖國——我的母親！”

徐永清：這麼說蘇同志剛從朝鮮回來，真是大大的辛苦。

女 人：有什麼辦法！本想幫助朝鮮人民建設好了再回來，可是組織上非叫我們女同志轉業，我是共產黨員，只有服從。一般的說，我這思想並沒有搞通。

胡 雷：你們沈陽部不是早就回來啦，你沒有跟部隊……

女 人：（一楞，低頭拿起一塊糖來放在嘴里）別提啦！部隊回國的時候，正赶上我生病，病好啦，又留在醫院幫了一個時期的忙。所以現在才回來。

胡 雷：（向徐永清）怎麼樣？

女 人：什麼？

徐永清：（急中生智，一笑）很漂亮！

女 人：別拿我開玩笑好不好？

徐永清：這是真心話。——請吃水果！

女 人：（接過水果）“高瑪斯米達”！

徐永清：你說什麼？

胡 雷：（笑）她說的是朝鮮話，還會唱朝鮮歌哪！

女 人：朝鮮真不愧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國家！徐同志覺得怎麼樣？

徐永清：非常慚愧，我沒有資格發言。

女 人：怎麼，徐同志沒有到過朝鮮？

徐永清：我這幾年盡跟書本打交道啦，剛……

胡 雷：他剛從學校出來，還沒有分配工作哪。

女 人：去了一趟朝鮮，使我受到了萬分深刻的教育和考驗，特別是上甘嶺戰鬥，美國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李承晚，調動了那樣多的軍隊，集中了那樣多的飛機、大炮，把山頭炸成了平地，把岩石炸成了虛土。我們英勇頑強的戰士們，在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鼓舞下，高呼着“祖國萬歲”，“毛主席萬歲”的口號，克服了不能克服的困難，忍受了不能忍受的艱苦，不惜一切流血犧牲，最後打退了萬惡的敵人，贏得了空前的偉大勝利！（激動地流下眼淚）這樣好的軍隊，叫我怎能捨得離開呀！（掏出手絹拭淚）

徐永清：（感動地）祖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！

胡 雷：蘇華同志在火車上給我講這一段的時候，圍着聽的人們都感動地流了淚。

女 人：因為它使我太感動啦，所以逢人總是要情不自禁地講一遍，好使祖國人民知道，他們的子弟不愧為“最可愛的人”！

胡 雷：講講你自己嘛！（向徐永清）她就是在上甘嶺战斗中立的功。

女 人：我這點功勞，一般的說在你們老革命面前，難以說出口來。（為了顯示左手腕上的傷疤，故意用左手拿糖果給徐）徐同志請吃糖！

胡 雷：（指著女人的傷疤）你看，她手腕上的這塊疤，就是在上甘嶺搶救傷員落下的。

女 人：快別叫我難為情啦！炮彈皮撻了一下，一般的說……

胡 雷：（玩笑地）一般的說算不了什麼！

女 人：（嘖嘖一笑）你真會挑毛病。——這本來是我們政治部主任的口頭語，我經常學他，學來學去就變成自己的咧。

徐永清：這麼說蘇同志是在政治部工作？

胡 雷：她是沈陽部政治部文工團的演員。

徐永清：（驚喜地）原來蘇同志是沈陽部文工團的！

女 人：怎麼！——大概你認識我們崔健團長吧？

徐永清：我認識你們文工團的徐天。

女 人：徐天！？

徐永清：他是我一個叔伯弟弟。原名叫徐永明，到你們文工團以後才改成徐天。

女 人：鬧了半天，原來你是徐天同志的哥哥呀！

徐永清：他怎麼樣？在藝術方面有沒有發展前途？

女 人：你是他的哥哥，自然比我了解他啦！

徐永清：我已經好幾年沒有見他啦。他現在……

女 人：我有一個哥哥，也是好幾年沒有見面啦。

胡 雷：你哥哥在哪兒工作？

女 人：敢許你們認識他，也是個老幹部，他叫蘇振國……

徐永清：蘇振國！——是在廣州海軍部隊工作嘛？

女 人：是呀。他是去年調到海軍的。

胡 雷：真是“無巧不成書”。老徐剛才還跟我提他來，說
他找到個愛人，一句話把人家給問跑啦。

女 人：（高興地）原來你們認識我哥哥！

徐永清：我跟他可是老戰友啦。

女 人：最近我打算到廣州去看他……

胡 雷：（看表）算啦，別扯哥哥弟弟啦，還是談點正經的吧。

女 人：什麼是正經的？你給出個題目吧。

胡 雷：老徐出個題目吧。（向徐努嘴，被女人看見）

女 人：你的嘴怎麼啦？

徐永清：（笑）猜猜看，反正跟你有關係。

女 人：（楞了一下，笑）你們倆搞什麼鬼？

胡 雷：你不是對於我的自我介紹有懷疑嘛？老徐比誰都了
解我，你可以……

女 人：（羞澀地扭過臉去）什麼呀！

徐永清：愛情呀！

女 人：別鬧！我跟胡同志不過是剛剛認識。

胡 雷：（一怔）剛剛認識！